

按摩(散文)

□童中平

我盘腿坐在沙发上，等待约好来按摩的客人上门，打起了瞌睡，然后突然头一点，惊醒。在那一点点间，有个感觉一闪：我在路上好好地走着，背后被谁推了一把。我一个趔趄，歪歪斜斜向前冲，冲出了正走着的路。一走就走了几十年。又好像只是那一个歪斜的趔趄，站稳，回头，就能回到本来的路上。而我站稳了，回头了，却不见“本来”，只有现在。

30多年前，我学了3年按摩，被父亲工作单位的职工医院接收，成了一名按摩医生。

上班报到，是父亲送我去的。见过领导就去安置按摩室，父亲搬来了桌子、诊床和几张凳子，仔细摆开放好，又带我走了一趟厕所，站到一边，叫我自己再走一趟。我说可以了，我知道了。父亲坚持：“自己再走一下。”我便在父亲的眼光里往厕所摸了一个来回。

“工作，可以吧？”父亲的话里有放心，有不放心。放心的是事实，我上班的手续全部办好；不放心的也是事实，他的儿子眼睛全看不见，自己单独一个岗位，也算是小小的独当一面了，能行吗？

我的心里是兴奋后的平静，工作岗位定下来已经好几天了。我肯定地回答：“可以。”父亲说：“好，那我走了。”走出两步，又回头叮嘱：“来按摩的什么人都会有，你对人家态度要好，要一样的态度。”我说：“好，我记住了。”

我围着按摩床，左、右、横头，我从这边转到那边，那边转到这边，时间在我脚步的转动中，在手一圈圈的旋揉中、一下下的弹拨中、一个点一个点的按压中过去，按摩完一个又开始一个。

上岗之前，我隐隐担心没有人找我按。很快，我的担心尽去，按摩的人可以用络绎不绝来形容。一些痛症病人，本来是来医院开膏药、活络丸，看到“按摩室”的牌子，便好奇地走进来，按一下看怎么样，好就接着按。

哪能不好呢？像对症下药一样，按、揉、推、滚、轻、重……我给他们一一对症施法。于是，他们按了第一次后，第二天、第三天接着来。按摩室里常满满当当。我给

医院赚的按摩费比我拿的那点固定工资多多了。我心里三分高兴，七分觉得吃亏了。

父亲说：“多做就多做一点，问心无愧比占便宜好。”母亲也说：“不是很累吧？有人来按是好事，说明你按了有效果。你眼睛看不见，最好不让人家说是照顾了你。”

但是面对细节可没这么简单，就算我把心态调整到爸妈引导的轨道上，像写稿子，处理细节常常还是让我绞尽脑汁。有的人自己说不痛了，我说可以不用按了，他说多巩固一下，照样一时间就来；有的人自己挂个号，叫家里人按，真正需要按摩的伤痛病人却排不上。人不多时也就算了，可人这么多，我不由得皱起眉。

有一回，一个职工挂了号让家属接受按摩，把另一个需要按摩的职工挤掉了。这事反映到院长那里，我挨了一顿批评，只好拿出眼盲说事，一口咬定“我没听出来，我不知道处方上的名字和按摩的不是一个人”。

当年职工们享受公费医疗让我烦恼，也对我有一个特别的好处——抄写稿子没这么难了。我实实在在地用双手给客人按摩，请他们帮我誊抄稿子便不会那么难为情。

那些年如果不是公费医疗，稿子我可能写不下去，因为没那么多人给我誊抄，梦想写作的种子可能就会霉烂掉。一篇稿子要抄好几遍，第一遍是底稿，盲文译成汉文，我念他写。还要投寄出去，一个地方没采用就再抄再投。正因如此，后来医疗改革后我没法让职工“免费”享受按摩，便也不好让他们帮我抄稿，只好停了好长一段长时间没写作。直到后来有了电脑读屏软件，我自己可以打字编辑，才又用文字记录起生活。

我的生活圈子有一点小。一般的人一眼千米，以己为中心，千米方圆内的缤纷色彩、社会万象尽收眼底，又由眼入心，皆为生活。我的圈子只有一只胳膊伸开的方圆，且没有色彩没有灵动。每天早上8点上班，下午5点下班，中间就是按摩，生活单调光滑得像猪后腿上的骨头，丢给狗，狗都懒得啃，骨头上的一丝肉还不够塞牙缝。靠我的生活作素材，稿子就太单薄了。

好在有按摩。来按摩的人，不经意间闲聊的生活琐碎或见闻趣事，对我写稿来说简直就是闪光的宝贝。有的当时写稿就用上了，有的塞进记忆的库房里，需要时就进库房翻找。

按摩的人差不多都来自周围10里之内，慢慢地都成了熟人。很多人从我上班到退休。我对他们的熟悉是全方位的，对他们的了解是交叉的、渗透的。他们也许知道，他们的按摩费是我衣食的来源；他们没意识到的是，我从他们那里收获更丰富的是他们铺展在我面前的生活。有时我竟有写稿是主业、按摩是副业的感觉。

退休时，我想，离开了按摩室这个奇幻的窗口，我在这里积累的素材不知能用多久？

在按摩室最后的那个下午，我站在屋子中间，眼睛像看得见一样，一遍一遍地环视四周。诊床还是诊床，但已不是当年报到那天父亲搬来的诊床。那张诊床在我手下按了十几年，摇摇晃晃地显出老态，早换掉了。第二张诊床承受了我双手十年按摩的力道，吱吱呀呀痛苦呻吟，也早离开了。现在的这张按摩床是最结实的一张，又正在“壮年”，还丝毫没显老态，再按几年它还完全能够受得了。只有桌子还是父亲搬来的那张，像当年刚来时一样。我用手缓缓地围着桌子四周摸了一遍，3个抽屉在我手里抽抽关关30多年。我在桌上写的盲文，摞起来应当有桌子高，抄过的稿子有几十本稿纸。我的办公桌其实叫“办私桌”更准确，这个“办私桌”曾因按摩客人插队纠纷被狠狠地挨过两拳，好在它是实木桌，没有受到多少磨损。

一天，我正半梦半醒地想着，敲门声和说话声同时响起。我开门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：“你歇得舒服呀！我们两个人，一人按一个小时，吃得消吗？”我有些兴奋地说：“行！”走向按摩床，我自然而然地打开了报时的手机。

两小时按摩，够我和妻子3天伙食费了。我不仅喜欢文字，也喜欢数字。手一圈圈地揉、一下下地按，脑子里不自觉地也转起来：33年，除节假日，平均一天大概按5个小时。这么多钟点的时间、这么多旺盛的气力，或者说还有技术，我一一交出换取了生活的成本。天上遮蔽了我的光明，却留给了我用时间和气力摸索着挣饭吃的能力。

两个人付了钱，还不忘夸赞：“你是不是歇够啦，感觉你的力道更稳、更柔和，是不是人不多你更用心啊！我们常来啊，免得你的力气和技术浪费了。”我欣然地说：“行啊！你们少打麻将，多来按摩，按摩能美容，你们会更漂亮的。”她们咯咯笑，哈哈哈地笑。

(作者系江西省萍乡市退休按摩医生)

微光

龄徐志摩

瑞雪兆丰年

□田文宪

是不是父亲，在天堂里转着风车
播放着雪花和寒风
他衣衫单薄，却热血腾腾
他并不关心雪花漫天飞
只关心车斗里的丰年，还剩几许
他不关心雪花，雪花才出落得
这么完好，均匀，没有补丁
村庄才穿上了崭新的
肥美的白衬衣

(作者系广东省东莞市某石材公司职员)

脚印

□黄永国

一行脚印，将大地分割
弯弯曲曲直至远方
白花满枝的树木在左，右边
田野盖着厚软雪毯，我迫切地想
踏着这行脚印去找寻
它通往何处，为何
只有去途却缺少归痕
目及处远山苍茫，凛冽的风
将山间的雪刮成浓雾，弥漫
阻挡探寻足迹尽头的眼眸，坚持着
如发现新奇事物的孩童般
循着足迹前行
踏进雾气蒙蒙，绕过山峦河流
一笔一画，勾勒出属于冬的墨色
不远处，呈现一座光门
其内五彩斑斓、欢声笑语
那里，通向春天

(作者系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政协工作人员)

地邻(小小说)

□小雨

势。黑脸一跺脚，回去用三马子拉来一车石头，吭哧吭哧搬上挪下，顺着地边一米放一块，两米放一块，从南放到北。黑脸颤抖着被石头割破的手指头心想：“我让你轧，让你轧，看看你的车轱辘硬还是俺的石头硬。”

小枝怎肯示弱，一气之下拿着铁锨去挖坑，顺着地边一米一个，两米一个，从南挖到北。心想：“让你轧，让你轧，看你的车轱辘敢不敢趟我的坑陷子。”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虽然敌我双方不怎么照面，但是火力十足。

黑脸的黑脸拉得更长了，心想这小妮子要跟我势不两立，但你这把小菜还嫩着呢。他又从槐河南岸拉回来一车圪针小树，顺着地边一米栽一棵，两米栽一棵，从南栽到北，车近扎胎，人近扎衣。这不，黑脸自己先受了伤，衣破衫烂，胳膊大腿被划得一道一道血迹。

这堵圪针墙扎得小枝心口疼啊，她把高跟鞋踩得咯嘣咯嘣，牙也咬得咯嘣咯嘣：找李黑脸吵一架吧，人家侵略的是路，又不是她小枝家的地。不跟他一般见识吧，眼看着路越来越窄，严重影响了自家地里的收益。怎么办？兵来将挡水来土掩，待来春在地边种一溜皂角树，密密合缝。有道是针尖对麦芒，我高小枝就让这钢针对圪针！

就在这剑拔弩张的火候，出事了。暑假里，李根带着儿子从省城开车回家探亲，一路上兴致勃勃地给儿子讲李氏祖上几辈农人的故事，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，讲对这片土地的深情。正是仲秋，田野一派丰收景象。李根说：“儿子啊，马上到村口了，爸带你走走乡间路，让你认识认识咱家的地，你爸的上学路可都是这几亩地的粮食铺出来的啊。”10岁的儿子拍手叫好：“爸，这可是我假期的一堂田野调查课呢！”李根笑着摸摸儿子的头，调转车头拐

第二年夏播时，小枝在地边密密麻种了几垄高粱，她瞅一眼黑脸地里的玉米哼了一声：“这叫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。”

这条南北土路连接着村里的大街，是交通要道。夏播秋种的农用机械，走亲访友的大小车辆被这两道绿墙夹着，人们不免怨声载道。年轻司机看不过眼，猛踩油门冲直撞，把两边的庄稼轧得东倒西歪。

黑脸一见心疼啊，心急火燎地去地里扶玉米，一棵又一棵，怎奈受伤的玉米枯软塌塌，有点死狗不上墙的架

进玉米地，一边呼吸着乡间清甜的空气，一边尽情欣赏着久违的漫漫青纱帐……突然“当”的一声响，李根激灵一下迅速刹车。定睛一看，眼前是一个十字路口，宝马正好撞上了一辆自北向南行驶的电动三轮。骑车的是一位大娘，人仰车翻。李根顿时傻了，赶紧下车将老人搀扶到路边坐下。万幸的是老人并无大碍，只是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这个死丫头，儿子过生日，非让俺去凑热闹，这下可好，新买的三轮车废了。”李根忙安慰老人，再回头看看自己的车头，也被顶进去一个大坑。

大娘竟是小枝的娘。一通电话打过，急匆匆来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拉着大脸的李黑脸，一个是踩着高跟鞋的小枝。

小枝说，娘啊，放着大路你不走，非走这庄稼地。

娘说，你跟个催命鬼似的，说饺子下锅里了，我寻思抄近路吧，谁知道现在种地跟吃地似的，把路都给吃了。

黑脸埋怨李根，开着车往地里钻，找不自在。

李根说，我记得小时候这条路宽着呢。秋季庄稼又高，走过去才看到这十字路口，刹车来不及啊……

李根主动赔偿了小枝娘三千块钱。回到家中，李黑脸心疼得直吸溜：“三千块钱啊，相当一季麦子打了水漂。还有儿子车上的那个坑，不知道用多少粮食才能填平。”这时候，小孙子蹦蹦跳跑到爷爷跟前说：“爷爷，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，说是清朝时候，朝中大官张英的老家与吴家相邻，两家中间有个胡同。吴家建新房要占一尺，张家不同意，于是写信向张英求助。张英的回信是一首诗：‘千里家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’张家人看了信便主动让出三尺地。吴家被此举感动，也主动让出三尺，这就是著名的‘六尺巷’的故事。”

小孙子叭叭一说，真让黑脸羞愧难当。这时候，大街上忽然锣鼓喧天、人声鼎沸。一家人忙出去看热闹，见一条大红标语上写着：“启动路路通工程，为美丽乡村建设助力！”小枝的腰鼓队走在最前头，一对红衣绿裙的年轻女子扭着秧歌，敲着腰鼓。后面几名男子吹着唢呐、长笛，敲着大钹小钹“咚咚锵，咚咚锵”，大街顿时成了一条沸腾的小河。小枝眼尖，一眼瞅见门口站着的李家三代，便迈着舞步从队伍里走过来，尖着嗓门喊：“黑脸叔，要修水泥路了，可硬得很嘞，你的犁铧可戗不动啦！”

李黑脸的黑脸泛了红，拍拍孙子的脑瓜说：“让路，让路，让咱那条路更宽更敞亮！”

(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自由撰稿人)

■点评

在新大众文艺的浪潮中，越来越多的作者开始涌现，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，以本期的“微光”为例，既有政府工作人员、驻村干部，也有普通公司职员、自由撰稿人，甚或退休按摩医生。不管从事什么职业，他们对写作的热爱却是一样的——都有一颗诚挚之心。这种诚挚源于自然，也十分自然。十分巧合的是，这期的两首诗歌都和“自然”有关，且写的是冬天。黄永国的《脚印》，通过冬天里的一行脚印，写出了对于远方和春天的向往，而田文宪的《瑞雪兆丰年》，则是通过对父亲的回忆，写出了冬天的另一种明亮。诗中那句，“他并不关心雪花漫天飞，只关心车斗里的丰年，还剩几许”，让我不期然地想到了海子，“从明天起，关心粮食和蔬菜/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。两位作者都试图用最简朴的意象，来表现人生的丰富，来呈现生活的诗意。

这种诚挚还源于一种“自然”的表达。童中平的散文《按摩》写的是自己的故事，但作者不是写人生的艰难，而是写自己对生活、对写作的信心和坚持。张玲的散文《红梅杏树下的收获》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她为村民所做的点滴，得到的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回报，就像作者说的，“乡村的故事从不在报表里，而在这些泥土的手掌心”。同样的，小雨的小小说《地邻》则是从两家的“争斗”故事中，“自然”地写出了农民身上的那种局限和良善，没有矫饰，更没有遮蔽和夸大。叶圣陶先生说，写作必须我手写我口，我手写我心。正是源于这样一种“自然”，我们才能从这些作品中感受到写作者的诚挚之心，而在真诚的情感表达中，才自然地生发出一种不可回避的朴素的诗情。

(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副主任)

红梅杏树下的收获(散文)

□张玲

那时红梅杏已到泛滥期，市场上随处可见，选择太多了。但我还是接了下来，先给农户付了钱，几筐杏塞进车子后备箱时，心里想着：“卖不出去就自己吃，送亲戚朋友。”可朋友圈刚发出去，咨询的消息就涌了出来，最后竟供不应求。

在赵大叔的杏树下，他用布满老茧的手递来两个杏子，我笑着说最近吃够了，他却趁我不注意爬上树权，摘了颗油桃大小的“杏王”塞给我：“尝尝，这棵树上最甜的，甜到心尖子！”那股清甜在舌尖散开时，我忽然懂了：乡村的故事从不在报表里，而在这些泥土的手掌心。

于是我开始学着“慢下来”。清晨去村集体的辣椒地听鸟鸣，和除草的妇人们拉家常；午后坐在张奶奶家屋檐下，听她讲种地的老光景，阳光透过核桃树、苹果树洒在她银白的头发上，时光仿佛也慢了下来；傍晚在村头柏油路上散步，看碧绿的柳枝在风中轻扬，听玉米叶沙沙作响，像时光在轻轻唱歌。看着大片玉米一天天抽穗、露出棕色的“头发”，我知道自己的心正在沉淀，也更笃定：汗水从不会白流。

(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彭阳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)

诚挚之心和朴素的诗情

□韩松刚